

古書新評

淺析三言和聊齋

張健

· 小論三言 ·

三言是中國小說史上的重要遺產之一。尤其中國古典小說中完整成熟的短篇小說為數極其有限，這三部書中所包含的一百二十篇作品，便顯得格外珍貴了。

警世通言，喻世明言（又名「古今小說」），醉世恆言的編纂者是一位先知先覺者：馮夢龍，他生在十七世紀的明代（卒於西元一六四五年），却能深深體認小說中俗文學的獨立價值，只此一端，便足不朽。何況這

三部書中的一部分作品，極可能是他自己創作的，其他的各篇，也多半經由他改寫、潤色或考訂，他絕不是一位「述而不作」或慣於檢現成的「編者」！

現在僅就閱讀三書之所得略加析論：

一、布局都相當有分寸，而且偶有無懈可擊之作：如「醉世恆言」卷二十七的「李玉英獄中訟冤」一篇，除篇首泛論後母情狀一節似可濃縮或刪削外，全篇情節頗為曲折，但步步為營，絲毫不紊，而且照顧周到，設想貼切。不過就結構的型式（Pattern）而論，則變化很少，多半不免平鋪直敘。

二、人物個性較稀薄，注重類型：這是新古典主義作品的特色之一。但偶有例外，如「醉世恆言」卷二十八「吳衙內鄰舟赴約」一篇中的男女主角，便有若干鮮活的個性展現，尤其賀秀娥，索飯過度時的使性子：「快拿去！不要喫了。索性餓死罷。」吳衙內藏在床下打躬過響洩露秘密後的噴怪：「你打躬，也該輕些兒！」嬌憨中更具幽默感。這兩口子簡直像羅蜜歐、朱麗葉似的，只是結局大不相同而已。賣油郎和灌園叟（「醉世恆言」卷四）也都鶴立雞羣，不是一般的小販和園丁。

三、多收錄俚語俗話，時有點睛之效，或則逗趣、過渡；但偶爾也有弄巧成拙，因俚而冗的情形。把俚語用詩句的方式展現，也是一絕，如「由你好似鬼，也喫洗腳水。」（「見古今小說」中的「新橋市」）兼有暗喻之妙用。

四、處處反映民間風俗：如婚嫁、交遊、節慶、宗教等，不勝枚舉。

五、信佛崇道亦敬儒：作者雖不是一人，他們却不約而同的採取「三教和合」的態度。不過最典型的態度是重道的，「古今小說」中的「張道陵」篇說：儒教平常，佛教清苦，惟道教灑落。「陳從善」篇中的紫陽真人比另一位和尚的力量強大，都是明證。「醉世恆言」中亦有呂洞賓法力勝過和尚的情節；不過卷二十一「呂洞賓飛劍斬黃龍」一篇中的呂氏却是吃齋在黃龍禪師手底下的——也許因為那時他是初出道的緣故。

六、穿插詩句時有重複：如「寧為太平犬，莫作亂離人。」「運退黃金失色，時來鐵也生光。」等。而且詩詞穿插過多，以致影響作品情調及節奏的狀況也所在多有。

七、人物善惡分明，事情是非了然：這也是新古典主義的特質。但就文學而論，正是一大缺點；這樣的作品容易流於機械化及說教化。

八、情節泰半合情合理：除了若干神怪小說外，作者都能入情入理的細寫事件的變化，人物在環境中的反應等。如表面上不大可能的「賣油郎獨占花魁」一篇（「醒世恆言」卷三）其醞釀轉變的過程真是沁人心脾，讓讀者有身歷心及之感外，更篤信其真實性。

九、有些特殊事件寫得潑辣出色：如「李玉英獄中訟冤」中李雄死後妻焦氏買棺葬殮的過程：「……誰知苗全落了銀子，買小了棺木，屍首放下去，兩隻腳露出了五六寸。只得將腿兒豎起，却又頂浮了棺蓋。苗全扯來拽去，沒做理會。……」那一大段真是又細膩又激人。

十、巧合多：這一點很可以比美狄更斯的小說。

十一、文字不尚簡淨，但贅筆也不算太多。

十二、正文前常有小小楔子（又叫「得勝頭回」），記述一至三四樁同型的故事——有時是恰恰相反的——做引子，經常能產生情緒上的激發力。這類作法約占全部作品之半，如「醒世恆言」便有

十九篇，而且屬於此型的各篇多連在一起，只有卷二五、卷三九是孤立的。

十三、寫歷史人物及題材多半真半假，亦有十足出色的：如「警世通言」卷三「王安石三難蘇學士」、卷九「李謫仙醉草嚇蠻書」等。但一篇寫一生的則多半散漫而冗弱，如「醒世恆言」卷二三「金海陵縱欲亡身」（一百二十篇中最猥褻的一篇，可比匹「金瓶梅」）、卷二四「隋煬帝逸遊召譴」等。

十四、神怪小說成功者少，尤其「警世通言」末篇「旌陽宮鐵樹鎮妖」，長達四萬字，却一無可取；枯燥、重複幼稚，是一百二十篇中的下下品。

十五、三書的藝術價值以「醒世恆言」為最高，它也是馮氏最後編撰成書的（西元一六二七年，明天啓七年）一部，其中百分之八十的作品都相當成熟。

• 論聊齋誌異的題材

蒲松齡字留仙，號柳泉，山東淄川人，歲貢生。明崇禎十三年生，清康熙五十四年死，七十六歲（一六四〇——一七一五年），屢次赴考不取，於是努力寫古文，並著手撰述短篇小說集「聊齋誌異」。當時大文士王士禛，施閏章都很欣賞他。

聊齋誌異執筆年代，自少壯至暮年，可說是歷一生光陰，萃一生心力而完成。四十歲作自序，此際故事已寫成大半，故後人以此年（康熙十八年，一六七九）為成書年代。序云：「披蘿帶荔，三閭氏感而為騷；牛鬼蛇神，長爪郎（指李賀）吟而成癖。自鳴天籟，不擇好音，有由然矣。……才非千寶，雅愛搜神，情類黃州，喜人談鬼。聞則命筆，遂以成編。久之四方同人，又以郵簡相寄，因而物

以好聚，所積益夥。甚至人非化外，事或奇於斷髮之鄉；睫在眼前，怪有過於飛頭之國。過飛逸興，狂固難辭；永託曠懷，痴且不諱。……」原出好奇，但終於寄託懷抱，傳寫人間不平，以神鬼狐怪狀世情世態，成為一代文苑奇葩。身為尚書的王漁洋曾一一評點其作品，賞鑑無已。

試將四百三十一則短篇的題材內容作一通盤歸納：

一、愛情：留仙因為深情多情之人，故此類作品獨多。此中又可分幾類：一是原有阻力，雙方誠摯勇敢的奮鬥，終於成功，如「白秋練」、「阿繡」等；二是男女由誤會而和解，能不受世俗影響而團圓，如「王桂庵」；三是女主角雖身分較低，但真情超越一切，如「細侯」寫妓女的一往情深。蒲氏的戀愛觀可說是超時代的。

二、家庭問題：「江城」、「二商」，往往是婆媳之間問題的擴大，以及第三者有心挑撥夫婦之情等，寫來真切沈痛。

三、貪官暴政的痛切針砭：這是作者強烈人道精神的咄咄逼人的流露。「席方平」使人為之髮指：是「暴政猛於虎」的高度戲劇化。「商三官」是對貪酷者的報復，「梅女」則在死後十年報仇。「考弊史」兼及考政的黑暗，但重點仍在封建政治本身。「羅刹海市」是別出心裁的諷刺傑作：那國度裏長得愈醜的地位愈顯貴——「肉食者鄙」還不足以狀之，簡直是「肉食者惡」！「羣仙」更借重神仙來諷刺勢利人物的醜態。

四、科舉內幕的揭發與攻訐：蒲留仙自己屢試不第，懷七年之才而不遇，他的朋友中也多有類似情形，同時他交遊頗廣，對考場的黑暗故事知之甚稔，積憤成悲，自然暴之於筆。如「書痴」、「織成」、「三生」、「葉生」等篇，刻畫得淋漓盡致，一字一淚。制度本身和昏庸貪鄙的考官，成為他的雙靶。他的詩中也常詠此題材，如「歷下吟」專咏考場士子之苦，「翻覆隨（考官之）喜怒」，寥寥五字，包含多少辛酸！

五、寫動物的善解人意：袁枚隨園詩話說：「詩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。」王國維人間詞話也說：「詞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也。」我們也可以引申說：凡爲小說家者，必不失其赤子之心。蒲松齡是小說家，也是詩人。他對動物，植物的珍愛，真有「物我與也」（張載西銘語）的襟懷。而且他筆下的動物，不論是可怕的蛇或笨拙的鼈，都「心有靈犀一點通」，跟人們友愛地相處，且恩情餘恆，高義可風。「蛇人」、「八大王」都是上品之作。

六、對僞君子、僞英雄的諷刺：如「修客」、「畫皮」、「司札吏」等。知人知面不知心：它們是寓言，也是社會寫實。其中「司札吏」是諷刺迷信、作威作福，不值一笑的武夫。

七、對高誼，義氣的表揚：如田七郎、仇大娘、崔猛、水莽草等，都可置入史記遊俠列傳或比美宋元話本中的吳保安、羊角哀等人物。而且寫來深厚動人，不止是設想勸世而已。

八、趣事抒寫：如黃英、陸押官、顏氏、白蓮教、鳥語。「黃英」中的菊精，何等有情，又何等善感。今世科學家謂植物有情感、有知覺，蒲留仙似乎早已參悟。而黃英又是多麼優秀可佩的一位「女子」！「鳥語」中的鳥和道士，簡直像演雙簧似的，看得讀者心曠神怡，而以貪污縣官作結，亦大快人心。

九、人生如夢：這一主題是唐人傳奇的延續；「續黃粱」、「道士」等，因中有創。

十、因果輪迴：如魯公女、雷曹，都是勸誡世人行善去惡的，但寫來頗有情趣。人而作惡，可以變狐，如「金陵乙」；甚至有人在夢中經歷了一場「假輪迴」：「向杲」男主角便是夢中化虎，咬死了仇人。「阿寶」變鸚鵡，也是變去變來，玉成一個善良的書呆子，這簡直不是輪迴，是上帝的奇妙戲法了。貪吏在父親的夢中變了狼，這也是一種警世的「變形」(deform)藝術(「夢狼」)。

十一、小小說：主題曖昧、篇幅短小的一些作品，但是非常可愛，令人油然湧起吟詠小詩、觀賞尺幅名畫的心緒。極似現代文學中的「小小說」。如「小官人」：

太史某公，忘其姓氏。晝臥齋中，忽有小鹵簿，出自堂陬：馬大如蛙，人細如蟻，小儀仗以數十隊。一官冠阜紗，著繡幘，乘肩輿，紛紛出門而去。公心異之，竊異睡眼之訛。頓見一小人返入舍，携一氈包，大如拳，逕造牀下，自言家主人有不腆之儀，敬獻太史。言已，對立，即又不陳其物。少間，又自笑曰：「賤賤微物，想太史亦當無所用，不如賜小人。」太史領之，欣然携之而去，後不復見。惜太史中餒，不曾詰所自來。

這是一個東方小人國的故事，但是恍惚不可究詰。為什麼送禮？是因為借用了太史的「場地」？為什麼「對立，即又不陳其物。」接着又要求「不如賜小人」？難道小人國的吏役也是一錢如命，見物起意的？遊戲幻想？借此諷世？作者似乎並沒有有一個肯定的意向。更有意思的是「放蝶」：

長山王進士叫生爲令時，每聽訟，按律之輕重，罰令納蝶自贖。堂上千百齊放，如風飄碎錦，王乃拍案大笑。一夜夢一女子，衣裳華好，從容而入，曰：「遭君虐政，姊妹多物故，當使君先受風流之小譴耳。」言已，化爲蝶，廻翔而去。明日，方獨酌署中，忽報直指使至，皇遽而出。閨中戲以素花簪冠上，忘除之。直指見之，以爲不恭，大受詬罵而返。由是罰蝶令遂止。

這篇裏的男主角是一個風雅得過了頭的人，所以蝶姊要給他一點顏色看看，他的妻子和直指使，都在不知不覺中成了蝴蝶的幫手。但「堂上千百齊放，如風飄碎錦」，何等幻美！留仙豈是恨惡此景的僉夫！只是他愛物憐蝶，所以有此布局。我們大可不必斷論此係懲戒官吏荒唐的作品。

至於聊齋各篇用字的精練，結構的嚴整多變，「人物」塑造的工力，論者已多，茲不復贅。無疑的，「聊齋誌異」是我國古典小說中最偉大的短篇小說集之一。